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外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藏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瑰傑志氣宏放藉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法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曰夜中猶昏亂不能寐言薄

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鏡曰帷帳鑒照也善孤鴻號外野

善本作鳥鳴北林也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

則謂晉文王也善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翰曰由此而

詞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謫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

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

太意畧其幽旨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轉力有芬芳猗

於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

見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

籍飾成此文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

曰婉孌少好兒子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鏡曰言美兒

虛賦曰扶輿倚靡

感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

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曰漢書李延年歌

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感激生憂思萱草樹

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

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鏡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

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志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

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

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纂奔也

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

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

果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

伯且來伯且來則復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曰言臣

不來也伯且君字

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且朝也沈約曰婉孌則千載

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

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嘉樹下成蹊東

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零落從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

霍猶葉也言及秋風

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
零落自此始也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
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沈約曰風吹
飛薔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曰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
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薔豆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奸生臣則晉文
王也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自愁悴班固
荅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拘杞驅馬捨舍字
曰寧久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拘杞驅馬捨舍字
去去上西山趾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
西山夷齊所居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向曰言遇此
欲從之以避世禍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
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
籍憂生之詞也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從然而已耳善
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
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

已畢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
華之繁善曰史記華陽

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
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
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故幸乎會王山獵江
渚有火若雲咒從南方來止觸王驂善射射之咒死於
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江下沾衣曰大王
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
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
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
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
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美聞
臣之得幸於王卑寒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也
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曰夫大美兒灼灼明兒善
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曰夫大美兒灼灼明兒善
若九春聲折似秋霜銑曰憚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
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
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

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罄折

流

巧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曰昔夜也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著明

誓千載善本作永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

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善曰以財

助入者賊盡則交絕以色助入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廢女

誓未代不忘者哉蓋以俗寒教薄方直道裏攜手笑言代

其意不在分挑斷神愛嬖之推丹青不渝故以方誓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代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

涉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無草經十里兮循東道言天馬來

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善曰張晏曰馬從

西而來東也沈約云春秋非有訖善本作富貴焉常保統

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沈約曰

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

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清露被臯蘭凝霜霑

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善曰迅疾也楚詞曰臯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霑野草

朝為美善本作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

好翰曰王子晉占仙人以喻真正之士言世人逐時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阿曲

翳蔽也但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善曰應劭風俗傳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以識墳

毒病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蕪
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銑曰李公李斯也本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蕪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蕪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嗟矣藉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蕪子以為世人不中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何耳蕪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行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立之士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論語子貢已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狀惟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

時政迫促善曰開秋初開也楚詞曰蟋蟀候秋吟感物懷殷憂悄

悄令心悲翰曰感物感持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

日憂心悄悄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良曰言此心無所

愠于羣小微風吹羅袂明月曜清暉晨

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微風吹羅袂明月曜清暉晨

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

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鷄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良曰

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

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

武帝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顯延年曰趙漢

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

二帝也善曰史記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

日秦作咸陽徙都也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

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補三河言人

及魏室衰替皆去而望晉翰曰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

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

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曰志

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

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耶那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

不信頭墜不洛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

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

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

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

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

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

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

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善本作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良曰畛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

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為畛

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

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

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膏火自煎熬多財

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自煎熬多財

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鏡曰膏以明而受煎熬

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

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

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

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軫距陌五色相然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役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戕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朱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伯夷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薄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善曰

采薇土上有嘉樹林

齊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土則夷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

岡玄雲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

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

善曰東鳴鴈飛南

征鵠

帝鵠

發哀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臣遠去鵠哀音喻邪臣攬佞鵠鵠鳥鳴則百草不

香沉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有者鳧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鵠也而南遊又曰恐鵠鵠之先鳴使夫百

草為之

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木蘭曰商聲秋之聲也草

家衰弱猶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善曰論語子曰

傳注曰尚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

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顏回已開都善本臨四野登高有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善本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
作望所思謂思古之君子
立墓蔽山岡萬代同一

時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
善曰方言曰豕大者為豕
千秋百善本作歲

後榮名安所之乃悟善本作
羨門子噉噉叫今自嗤善本

字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
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沈約曰

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統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
夫豈異武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詎好詩書

開軒四野昇高末望志事不同祖沒聖一追悞羨門之輕
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

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
蕭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

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翰曰蓬
文云嗤笑也嗤與蛭同

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
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兒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

莽莽之無涯毛走獸交橫馳飛鳥自相善本作
隨翔是時

鵲火中日月正相望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
月七星中星鵲火次星也日月相望

十五十六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魏公問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鵲火中必是時也

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三月
朔風厲嚴寒陰氣

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下微霜向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曹子曰陰

氣騰則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
疑為霜羈旅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

仲曰左氏傳曰陳敬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

詠言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
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

以致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
而致惟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

而塞故致惟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未權移於晉

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韋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

垂綠葉清雲白逶迤善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雲旗之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荒馳銑曰荒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奔

日月遞照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濟曰切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

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入曰勞心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纂魏而別離也

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

願卒歡好不見別離灼灼西頰善本作日餘光照我衣善

楚詞曰日杳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頰日喻魏也

風喻晉武四壁喻大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向曰周周

臣寒鳥喻小臣也

屈尾飲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北有獸曰

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晉

不如於此如何當路子聲折忘所歸豈為夸苦與善本作

善同向注

名憔悴使心悲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皆聲折曲從以媚

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

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作蛩蛩負麗以

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

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秋也

喻魏之未權移於晉

善

曰孫卿子曰奔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向曰周周

向曰周周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苦與善本作

黃鵠北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襟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求路不見行車

馬銑曰言人皆趨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

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日暮思親友晤

言用自寫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帥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

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帥游閑善本作子俯

仰作善本作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倪趣荒淫銑曰人

徑薄逐勢與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倪亦

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

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善曰作慰我心翰曰王子喬古之

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

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

延年不死兮壽何所上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平兒楓木各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臯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銑曰澤畔曰臯青驪馬也趙去

善曰臯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駸齊千乘毛詩遠望日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駸兒擬七林切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三楚多秀士

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鄢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王為

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
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
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朱華振
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且為朝雲朱華振
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良曰朱華喻
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善
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
喙自歎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
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畫遊茂樹夕調酸醎
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
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
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
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飲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
謀受命乎秦王填渢池之塞內投已渢池塞之外襄王聞
顏色變四體載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
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是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
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

泣不禁
禁止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不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向曰

矧况晏晚也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嬰羅
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

明奕奕河宿爛翰曰奕奕長盛兒爛光良善曰古詩曰
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兒

毛詩曰子興視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
夜明星有爛皆聲也善曰

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寒商動清閨孤燈曉幽幔
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良曰寒

也曉不明也善曰楚辭曰商風蕭而害之耿介繁慮積
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詞注曰曉曉闇昧兒

辰轉長宵半銑曰耿介事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
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

曰展轉反側夷險難預善本作謀倚伏昧前筭銑曰夷平倚申

也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鷗冠子曰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卿曰司馬相如字長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

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頽悅鄭生優無

取白衣宦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

為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優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宦也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未知古人心旦

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明來當染翰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章善曰秋興賦序曰高臺登踐清波善本時陵亂銑

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驚也善頽魄不再圖傾義無兩旦向

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魄月義日也言月既望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月既傾一

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善曰魄日魄也義

義和謂金石終銷善本作毀丹青斲彫煥翰曰皆不能長

兒善曰張綱集曰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濟曰勉勵

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善曰阮籍詠懷詩因歌遂成

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反向曰串狎也言因歌遂賦此

也習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勸

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掾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
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
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
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

詩也 善曰孫盛晉陽
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善本無子欲居善本有蠻尚曰老子姓李

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

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

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荀懷四方志所在可游

盤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

乃盤遊沉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代屯蹇濟曰而況遭亂

無度乎顛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屯如又曰往蹇來

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

是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

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機者動之微

言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璦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咨余冲旦暗抱責守微官鏡曰咨嗟冲童也

近關出也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

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

禍福端構就也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

綱投足不獲安濟曰恢恢廣大兒四方上下為六合絃綱

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

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計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嘲曰

欲行者擬足松栢隆冬瘁然後知歲寒鏡曰言歲寒能

而投迹也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冬而不不涉太行險誰

害忠良善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斯路難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

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

歎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

嬌善本作憐女惻惻心中酸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

折莫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善本有遺念

皆邁其善本無凶殘二子若遺邁遇殘賊也云弃不惜一身

死惟此如循環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善曰薛

統若循連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翰曰揮奮也洟瀾

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翰曰揮奮也洟瀾

子日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

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瓊曰洟瀾涕泣闌干也霍與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

發憤乃思乃精

嗟余薄祐善本作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

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哀榮靡識越在襁

褓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

日成王幼在襁

繚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繚繚為之廣八

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繚若今時小

兒腹衣李奇曰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不訓不

師立帥傳

善曰舊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

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爰及冠帶憑寵自放善本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本作上字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入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訖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善曰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寐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志在守撲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撲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撲質也莊子盜跖謂孔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

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妻異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異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勿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能舍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

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惟此心褊必心顯明臧

否平感悟思愆怛若創痛善否惡也愆過怛痛創傷痛創

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

割傷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

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子小子未知臧否西京

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痛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

文曰瘡癰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欲寡其過謗議沸

騰良曰康曰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讚之云嵇康

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賈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善何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昔慙柳惠今愧孫登下惠三

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

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

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內負宿心外

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取六良朋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

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教平仰慕嚴鄭樂

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道閑居銑同下法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

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

可以惠衆曰閑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

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與世無營神氣晏

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

如濟曰晏如無事也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

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也言我不善統此罪累之

多不可度也善曰毛長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匪降

自天寔由頑踈天寔由我頑踈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

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善本作囹字

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

也卒終也囹圄獄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

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向曰

牢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向曰

獄吏恥為其所聞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備鄙恥訊問也

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

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實恥訟冤善本作時

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實恥訟冤善本作時

不我與然也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

文害意也免或為冤非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

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為獄吏辱其神氣澡身滄浪

志亦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澡身滄浪

平豈云能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

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對散答父書曰

誠思拾遺善本作鳴鴈勵善本作翼北游順時而動

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

曾不疇北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

之矣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鴈鵠有時

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鴈鵠秋南而不失時毛事與願違

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傳等也事與願違

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

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古人有言善莫近

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

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

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曰莊子曰為善無

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禍懷玉穢惡其

身以無陷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

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

惟欣忠信咎故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人

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人

各二千石天子號為

不

不

不

萬石君昔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真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紜祇攪子

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其利貞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

有志不就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

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

也我心永疚疾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

長吟願性養壽問願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計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書曰袁閎散髮絕世社

簞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願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

日期願鄭玄曰願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月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迴輪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借問歎者誰言

是宕善本作客字子妻君行喻十年孤妄常獨栖善本作棲字良曰踰過也

夫也君若清路塵妄若獨水泥浮沈善本作沉字各異勢會合

何持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

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善曰諧和也願為

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

懷四坐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銕曰言夫行卜年復恐莫不嘆

當何所依據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中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

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

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

大道則天下萬復弄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適荆蠻翰曰荆

民移心歸往也善曰荆蠻已見登樓親戚對我

賦毛詩曰蠶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

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

國亂殺路有饑飢善本作餓婦人抱子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

涕獨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字驅馬奔之去不忍聽此言

鏡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

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却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不能相全聚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此婦人之辭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

然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

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向曰滯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滯賈逵曰滯久也

舟汙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汙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舡

也爾雅曰逆流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而山脊之上猶映

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狐狸馳赴穴飛

鳥翔故林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詞曰鳥飛之

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靈

衣襟善本作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善本作琴翰曰攝衣起拊字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鄼食其

也韓子曰師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向曰絲絃也琴以消靜坐撫琴

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

任濟曰壯益也此聚自哀之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為中書郎稱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化

後詩哀帝室漸衰善同翰注

北邙善本作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善

日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借問誰家墳

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主謂後漢諸帝墳

陵恭文原皆陵號鬱膺膺草木多兒善曰范曄後漢書

日葬孝安皇帝子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

世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毀壤過

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壤過

一抔便平房啓幽戶玉壞者延肅罪之當弃市帝怒其

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

已過一抔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珠柙離玉體珍

寶見剽匹虜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

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

送死皆味濡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

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

與鹵同如淳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也墟立也墉牆也

言聲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善曰漢書曰自高

祖下至官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大上寢園廢而為蒙

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墉蒙

龍荆棘生蹊徑為本作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先古切良曰蕪童牧豎也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無

人掃陰之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

除也餘見下頽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萌隸下人也言頽

墳之處並為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善曰

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後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代

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昔為萬乘君今為丘

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山土兵車萬乘故補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南

子地員訓曰萬乘君天子也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

兵車萬乘故補萬乘之主

子曰吾死也有一指之士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向曰雍門周謂孟

後高臺既傾田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君淚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善同向注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為秋氣善曰王逸楚

西風急疾鸛鳴陽鳥善本作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濟曰陽

賦曰涼風蕭瑟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

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

謂之寒蟬楚辭曰白露朝善本作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

蟬寂寞而無聲為霜也森寒風振聲善曰呂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善曰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善本作沉字翰曰宋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

道也浮行也忽西沈言其疾沒也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

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

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顧望無所見唯觀松栢陰向曰松栢墓立所生善肅肅高

桐枝翩翩栖孤禽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

翩孤鳥兒善曰禮記曰草木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蛸

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列吟良曰蜩蛸蟲名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

列吟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

上文注曰蜻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立隴日已遠纏絲

音精蛸音列思彌善本作深銑曰立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

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外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輔曰

心不安兒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

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慙長風以徘徊又

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良曰荏苒漸盡兒謝去忽疾易改也善曰荏苒猶漸也

井井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子于歸曰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發載私懷誰克

善本作從淹留亦何益

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勉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

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儻俛俯仰也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

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偃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

想所歷

語孔子曰廬宅也思亡者所行歷也善曰家

悵屏無

勢髣髴翰墨有餘迹

謂善本作跡字銑曰其妻善屬文勢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平生所作之

文尚有餘迹也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文曰勢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

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壁善曰洛

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

悵恍如或存周惶忡中驚惕良曰悵

也周章惶懼憂心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善曰王逸楚詞注曰恍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飛

善本

作栖

一朝隻

翰曰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此失耦亦如字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

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如彼游川魚比目中

路析路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

行春風綠隙來晨雷

善本力承簷善本作滴濟曰隙門隙也雷

垂滴而下善曰寢息何時忘沈

善本作憂日盈積銑曰

多也善曰宋笛賦日武毅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莊缶有方猶可擊翰曰莊

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

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善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窓又發發也南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端室

之南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

凜涼風外始覺夏衾單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涼風

毛萇詩傳曰涼歲云暮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翰曰續絲也言豈無

重絲人已亡矣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

同朗月何朧朧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朧也

無所與同轉巧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轉良曰轉

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向曰委善曰展轉已見上文

輕也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獨無李氏靈髣

髣覩爾容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

其容兒善撫衿長歎息不覺淚沾善本作曾沾善本作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公孫

不廷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史寢興

自善本作存形遺音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

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

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夭賦曰悲體兒之潛翳兮目常存

乎遺形左氏傳晉穆羸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濟曰東

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此二人妻死而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善同

濟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向曰志情不可具紀者言多

遠國語注曰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

憂也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

靈猶往也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

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

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善曰淒淒朝露凝列列善本作夕風厲

良曰列列風急兒厲嚴也善曰毛詩奈何悼淑儷儀容

日秋曰淒淒又曰冬曰烈烈善曰奈何悼淑儷儀容

求潛擊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

太祖祭橋玄文幽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濟曰念其妻

靈潛翳邈哉緬矣善曰改服從朝政哀心

事誰知忽已終歲善曰改服從朝政哀心

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寄私制茵幘壽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存其禮也制禮也茵褥幘幘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

而祭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幘床帳

也爾祭詐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銑

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

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善曰爾雅日

引陳善曰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善曰悲懷感物來

泣涕應情隕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

日涕既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

縈紆隱軫而多也善曰毛詩曰駕言出徘徊壚墓間欲

遊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

去復不忍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壚亦墓之通名善曰

徘徊不忍去從倚步踟躕

銑曰遷移而立特步而不進也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詞曰步徙倚而遙思

落葉委地

側枯

來古帶墳隅

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茅草名隅角也善曰聲類曰埏墓塚也方言曰茅根也

孤塊獨煢煢

善本

安知靈與無

向曰煢煢孤兒安和也亡者孤塊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善曰曹子建

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

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己致心奉於朝命棧其涕淚

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

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韓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王王未之藩

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諺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

奏廢廬陵為庶人從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

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廬陵王墓下作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

一篇善

同翰注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善曰越絕書曰曲阿

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敗末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

川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岡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

山也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

連眷言懷君子沈

善本作

痛切

善本作

中腸

廬陵王沈深

切割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翰曰君子進消羣倭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終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神期恒若存善本作德音初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不忘 鏡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

祖謝易求久松栢森已行 向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而丘陳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 善曰尚書曰帝乃祖落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注並與李善同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

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 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自傷墳楚老也 謂人已夭矣哀傷徒為也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墓誌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方仲平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濟曰考其物理感動深者也將亡之端也善曰言已往曰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傳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壯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彼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

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繫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必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
莢詩傳曰將行也脆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瀝善本作瀝字長歎不成章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歷心志錯亂不成文章
言悲之深也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違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善曰周書曰助王恭

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鏡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

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

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

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陪厠迴天顧朝讌將往投迹者眾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流聖情向曰延年陪厠朝廷之間為帝顧過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服事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

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否來王澤

竭泰往入悔形

輔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待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善曰

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辨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

子道長小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誠素故并合入道消也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也言雖經帝室多難

而或慎其身勑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忘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善曰孝經鈞命史曰勑躬未濟四子講

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惟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榮會在逢迎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善曰

論語糾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駕守禁城濟曰風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宜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

以入東紳入西寢伏軾善本作軾字出東垆向曰紳帶也西寢

朝也

東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宜尼伏軾而嘆東垆陵

所在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也

葱青草木之色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帛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

紀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松風遵路急山煙冒隴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生銑曰遵統也路陵中路隴陵也善曰說文皇心憑客物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塚謂之壠也

民思被歌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善曰皇心謂

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

此言人之思慕萬紀載絃吹千歲
善本作託旒旌濟曰十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記銘於旒旌之中善曰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記銘於旒旌之中善曰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記銘於旒旌之中善曰

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設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未殊帝世遠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已同倫化萌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幼壯**善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倫化之萌也

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字作壯

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日幽人貞吉

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時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退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觀軫立兮時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安十五

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補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總帷飄井幹

寒**樽酒若平生**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

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芳襟染淚**

迹嬋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嬋媛

有牽引也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況乃善本

字妾身輕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

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

濟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甲利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一

一朝萬化盡猶我

故人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待時屬興運王佐侯民英時謂不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

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表子正結懽三十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載生死一交情

左氏傳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善曰

惟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善曰

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

而處左氏傳曰王運阻衡言華時泰玉階平善本有此二孫滿曰德之休明

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草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草此

言華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向曰王戎字濬
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特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善曰伊人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濟曰平生慙欲分涇渭揚濁清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別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欲留少須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晨
意千齡萬恨生其一奈何千年末阻萬恨是生善曰言昔日將乖不忍一晨之忍况今千齡末阻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

悉追懷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萬恨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橐籥書說文曰篋笥也

向曰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善曰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嘲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

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其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

旬銑曰范侯則雲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

寧知安歌曰非君撒瑟晨良曰君子有疾

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翰曰已矣疾病者齊徹瑟琴

也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善曰楚辭曰高

翱翔之翼翼毛

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

也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濟

舫舫也翩翩舫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流也

蔚矣荒塗時行

靡通

翰曰蕭草荒蕪兒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

塗而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善曰

毛詩曰懷我蓀歎封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苦別離相阻隔也

悠悠遠兒

善曰毛詩曰

濟岱江衡

善本作

邈焉異處

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

善曰濟岱近兗州

子篤所往江行近

風流雲散一别如雨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

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

善曰鸚鵡賦曰何

言未詳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也善曰張奐與

崔子書曰人生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踵望也伊猶惟也

望之鄭玄曰瞻望弗及佇立以位又曰跂予

烈烈冬日肅

肅淒風

向曰冬日烈烈寒甚也肅肅風急兒

善曰毛潛鱗在

肅淒風

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

淵歸鴈載軒日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兒善

寒則迷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苟非鴻鵬孰能飛翻本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以苟非鴻鵬孰能飛翻本

作翻字濟曰苟且也鵬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鵬誰能飛

翻離此亂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鵠匪

驚翰飛矣天毛雖則進追善本作慕予思罔善本作宣良曰

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宜通也善曰瞻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曰孜孜瞻

望東路慘愴增歎平率彼江流爰逝靡期陽日東路謂濟

爰引逝往靡無也言任其波流引往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有遷移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且且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何日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

官為寮吾嘗同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與也善曰

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與也善曰

行晏子送日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

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

子勉求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

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

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

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趙歧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善曰毛詩

日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日亂生不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 宗守盭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

則盭除顛夫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孔安國尚書

傳注曰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濟曰荆楚荆州漳水在焉湄

漳水出焉毛詩 在漳之湄亦克宴起 善本作處字 翰曰

曰居河之湄 和通麓 宜 比德車輔 銑曰麓竹器吹

從容觀詩書 之者言與父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爲車輔侍矣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簫毛萇曰土曰塤竹曰簫

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簫左氏傳曰宮之奇曰 既度禮義

卒獲笑語 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 善曰毛詩 庶茲永日

無暨厥緒 且以喜樂且以求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

誓 愆時不我已 翰曰已成也言雖無愆時屬喪亂不成我

已與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

絕我中腸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

文始所封潞津在荆州南故也 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

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

歸不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

張衡怨詩曰我聞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

其聲載坐載起 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向曰悠悠遠見薄辭也

悠我心又曰采采 人亦有言靡盬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

之入無不思之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矧伊嫵婉胡不悽

言靡盬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矧伊嫵婉胡不悽

矧伊人矣又曰人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離別之後願無兄弟胡不比焉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善曰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歎聲善曰毛詩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

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向曰良人謂賢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求歎

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

安國曰人代天理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為中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爾之歸藩作式歸國以為蕃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下國鏡曰式法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

曰命于無曰蠻裔不度汝德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下國語注慎爾所之主善本作

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達國語注慎爾所之主善本作

嘉善也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龍雖勿丹志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見

亦靡或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忒差也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

也悠悠澹澹禮鬱彼唐林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

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

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

則同域邈其迥深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也白駒遠

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鏡

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翰曰允信遐遠歎其也言信

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 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曰

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兒率循也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 爾行名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遠勤勞也 慎其所

行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 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貞 善本作 錯七 說 稅 申 賢字

輔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真正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

申或為 延陵有作僑 肸是與 肸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

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 先民遺思免於難也故繫以此事戒叔良也 善同翰注

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 善來世以台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濟曰

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濟曰謂其所士之事迪蹈也亦須知其幾也 向曰華兒著

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須知其暗幾也 善曰華兒著

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聖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

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

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 善曰論語 董褐

荷名胡寧不師 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

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

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晉令董褐復吳曰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良曰天下衆事不可蓋藏無寧忍子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聲 銑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王自是齊楚舉兵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向曰要正言以逆前事 善同銑注 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翰曰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兒 善曰尚書曰江漢有卷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

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良曰

若一國否塞不通爲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達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藏否也謂善惡也 緬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他仇 向曰緬遠于異字

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化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爲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

於他類善自勉也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兒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社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厲無使我爲深憂也厚深也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共濟謂所

生民之長勤我衆自謂也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共濟謂所

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損疾去後損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燕國帝之舊鄉善曰元后謂

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

鳥翼之同飛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四節相推斥季冬

風且涼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片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

成焉廣雅眾賓會廣座善本作明燈善本作囊其炎光錯

日片推也善曰史記侯贏曰公子自是迎羸羣眾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鏗錯鏗與澄音義同廣雅曰煒熾

也也燈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善

大明見玄曰萬舞金壘含甘善本作醴禮羽觴行無方向曰壘鐘

干舞也善曰萬舞金壘含甘其字醴禮羽觴行無方也甘醴美

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算也善曰長夜忘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歸來聊且為大康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

康職思四牡向路馳歡善本作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其居

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窶身清漳濱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沈痼疾皆病也窶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

經曰少山清漳水出善本作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十餘旬翰

焉東流于濁漳之水善曰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已

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善曰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

十餘旬也彌遠廣踈也善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翰

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善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翰

則文宗太山也善曰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

書曰至于岱宗太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

山為四岳宗也善曰所親謂也篤厚

也善曰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清談同日夕

情躬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

念至於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逝者

如流水哀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

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

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

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望慕結不解貽爾

新詩文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

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

尚在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

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終夜

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向曰遑服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

楚詞曰魂晃晃兮不遑寐明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

寒向曰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銑曰應門正南門

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四節相准片歲月忽欲殫良曰殫

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

曰禮記曰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

歲既殫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可畏

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郎

中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植等俱逝

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

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

後思懷常曰所為歡會也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氣霜善本作霜氣字何皚皚五來向曰豫思文帝

氣邊氣皚皚白兒善曰易備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

楊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皚劉歆遂初賦曰漂積

雪之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銑曰緹丹黃色也華燈已

牛哀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

見上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

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翰曰

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小

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

臣信頑魯善本作魯字僂佻安能追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

猶及也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

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僂佻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而宮拘段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贈徐幹一首五言 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而宮拘段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

各有所束束限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

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思子沈善本作心

曲長歎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起坐失次第

善曰毛詩曰氣結不能言

一日三四遷

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

向曰寺司也謂楨主

司之地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地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濟曰塘池源流也

善曰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

善曰

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

字仰視白日

光皦皦高且懸

良曰牟離也皦皦日光見日

日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皎

善曰

兼燭八絃內物類無

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此焉

韓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拘此深感

失志不得與此於衆物也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

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曰無偏無訛遵王之誼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

平

水中石

銖曰磷磷水中見石見善

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

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紛何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兒良曰采此蘋

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

善曰

毛萇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

深澤

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

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

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

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向曰勁

永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濟曰慘悽寒兒端正謂花色不

變善曰楚詞曰霜露慘悽而交下

豈不羅疑寒松栢有本性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

終世不改易善曰疑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

莖莖根通言也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於心有

不厭奮翅凌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

上出於人也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

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雀喻俗士也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翰曰言鳳皇一

去何時當見光儀待聖明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終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密叔夜贈秀戈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熙遷斥立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

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熙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贈陸機十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六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爲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平地而言飄者夫停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颺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

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繁以繁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繁

多也謂文帝不明群小在位不用賢良善曰圓景月也

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

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

衆星拱之廣雅曰聚明也

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爲我亦聊且於此闕代行游朝闕之間

夜行喻君於闕朝也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孔叢子曰仲尼大聖目茲以降世業不替

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銑曰文昌殿名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善曰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

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春鳩鳴飛棟流焱

善本激樞軒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

作焱

主敎令也樞軒階畔鉤欄也喻敎令從下起而犯於上也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飈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飈

同占字通樞窗間也徐幹齊都賦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

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

惜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

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也善曰蓬室士謂幹徐也蒼頡篇

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官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墨子曰

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

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怵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善曰說

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愧壯不得志於心也鄭寶弄怨何人和氏有其怨善曰寶弄謂徐

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爲非玉而棄之非和氏

之怨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也善曰寶以喻幹和氏

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

薨成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

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

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
音則孔安國向書傳曰愆過也
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已知已入仕也而令知已知已皆見弃致
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以俟知已知已
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
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未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
越石父曰士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此有良田膏澤者
申乎知已知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此有神言良田雖
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
無以晚歲為意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
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殺下良田國語子餘
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數毛詩曰豐年穰穰
璠美積久德愈
善本宣濟曰亮信也璠璠良王也宜通也
也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李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璠璠歛杜預曰璠
璠美玉君所佩也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翰曰敦重也
與音餘璠音煩也
有戈者必達但保交親義通徐復何言也
善曰莊子
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 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正禮有文戈武帝辟以為掾子建贈以此詩

曹子建

有怨刺之意也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謀也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

桂枝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覆凝而銷亡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霜至於堅冰謂陰謀漸

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

善曰楚辭曰淑疑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王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

庭又曰脩塗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澤也

善曰廣雅曰八

隴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死於田中農夫何

文曰嘯耕治之田也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謂文帝也

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衣客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孔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善曰遂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世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思慕延陵子寶劍
非所惜齊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庭凌不欺於死而况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莫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夫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不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銑曰寧安也請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善本衣起西游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作攬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鶩鶩哀鳴求匹儔我願

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言與善曰鶩鶩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鶩鶩匹鳥也楚詞曰賢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善曰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

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不可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

誰令君多念遂善本使恩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太祖

懷百憂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

懷百憂

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翰曰函谷關名建安二十年公西征

善曰魏志曰張魯漢書

弘農縣故秦函谷關

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向曰涇水濁渭水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銑曰謂西

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

琬并豫州

負關出浮雲承露檠太

善本清濟曰負關關名作泰清出浮雲高也承

露盤以承露者槩平太清天也

善曰西京賦曰園闕竦以造天惟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挖仙掌

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

善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

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

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

擊則野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

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

德之與也鄭玄禮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

卑位不能歌

記注曰名令聞也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丁生

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時為太祖

榑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

翰

曰真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貞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

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城王

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善同濟注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勅曰承明門名後官出入之門也疆謂王所封處 善曰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官出入之門吾常恠謁帝承明廬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

將去汝舊疆郵城也時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善曰陸機

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善曰陸機 伊洛廣且深欲

濟川無梁 善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

而無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善曰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

京賦曰越洪濤而揚波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善曰

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大善本

胥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 大善本

谷何寥廓山榭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經行之大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如之

也兩水曰潦浩縱橫言其多也鬱茂也 善曰薛綜東京

賦注曰大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

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淹

流潦 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良曰達道軌跡也既多泥

其高岡而行善曰毛詩曰蕭蕭 脩阪從土 造雲日我馬玄

免且施於中達廣雅曰軌迹也 善曰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

以黃 其二 向曰脩長造至也言至雲日者阪高也玄黃

則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善曰楚辭曰願假黃以

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 鬱紆將何念 善本字親愛在離居

逸曰紆屈也鬱愁也 難進字 親愛在離居

銑曰親愛謂兄弟善曰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充俱濟曰

楚辭曰將以遺芳離居善曰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偕善曰亦同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也善曰鴟梟鳴衡扼豺狼當

路衢銑曰鴟梟惡鳥鳴為人妖者豺狼惡獸志害物者衡善曰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善曰鴟梟豺

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鴟梟為善曰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善曰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善曰蒼蠅問白

黑讒巧令親踈翰曰謂文帝信讒遂踈兄弟如此善曰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使善曰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三

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善曰欲還絕無路直攬轡而止踟蹰未善曰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直攬轡而止踟蹰未

進也善曰楚辭曰攬轡轡而下節毛詩曰揆首踟蹰善曰踟亦何善曰留相思無終極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善曰秋風

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善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善曰原

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良曰蕭條草木衰落見匿藏也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

日杳杳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銑曰喬高也翩翩飛兒善曰而西類善曰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善曰尚書曰不遑暇

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濟曰見此歸鳥孤獸善曰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

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善曰涕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而受

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奈何念同生一往善曰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善曰奈何念同生一往

形不歸善曰向曰同生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善曰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

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善曰生願以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善曰城郡善曰漢書貢禹王

書曰骸骨棄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

朝露晞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

史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白苦

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自顧非

金石咄丁咄子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

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

也聲類曰咄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矢喪也

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翰曰丈夫志

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

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

後申殷勤衾被幃帳也善曰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

應日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

裯床帳也幃憂思成疾疥無乃兒女仁向曰苦憂思成其

心非丈夫之節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疥如疾首史

記曰呂公謂呂嫗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

王所謂婦人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倉

卒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云輶軒長苦辛

苦

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向曰吉

不定使人疑之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宓虛無之語

百呂氏春秋曰人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良曰吉凶難之壽久不過百復將何時也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銑曰王謂白馬王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髮期髮期謂壽考也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相榮書曰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傳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善曰韓詩外筆而書於策蘓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五言 翰曰丁翼字敬饑少有才姿博學為黃門郎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善同翰注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小厨

銑曰豐美膳食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

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善曰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濟曰秦女善秦

箏秦在西路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 善曰楚辭曰快秦箏而彈微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莫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肴來不虛歸觴至反

無餘向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 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

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

多矣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具明珠

君子義休侍

善本小人德

無儲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

積善有餘慶

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之待無也

榮枯立可須

濟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善同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翰曰滔蕩大鬼固堅也而

善曰惟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君子通大道無

日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願為世儒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戈入軍五首

四言 善曰集云兄秀戈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

字公穆 舉秀戈

嵇叔夜

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

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接

忘歸

翰曰繁弱弓名忘歸失名 善曰新序曰夢風馳雷 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

作逝躡影

善本 追飛 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

言疾也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顧躬生姿

良曰凌上厲越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

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濟曰仇匹載厚所顧躬若以親密也 乘也 善曰劉歆遂初

秀戈 善曰毛南凌長阜北厲清渠銑曰阜山厲越也 善詩曰君子好仇 日廣雅曰凌乘也王

逸楚辭注仰落驚鴻俯引淵魚銑曰謂行 日厲度也 軍田獵也 盤于游田其樂

只旦子余 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旦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 春木載榮布葉垂陰 載則

也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 善日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

書曰芳香既 亦如我之思人也 善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日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
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我所欲謂秀戈也善心之憂矣求嘯長吟
日古詩曰馳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求嘯長吟
歌且謠篤連珠曰能離
光明之顯長吟求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善曰浩浩水貌洪大也近國之地
善曰毛萇詩傳曰畿疆也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灩
善曰灩灩水聲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
也灩灩魚龍游水聲善曰灩灩實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

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灩灩實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
心駕言游之善本作日夕忘歸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

懷我良朋如渴如饑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牽聖顏
如渴願言不獲愴矣其悲故懷然而悲之善曰張衡詩

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故懷然而悲之善曰張衡詩
日願言獲終然永思曹植責

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善曰蘭圃園圃也毛詩曰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
日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

流磻波平臯垂綸長川
善曰磻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

息而漁獵也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
日釣者以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善曰漢

送之歸田賦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善曰漢
彈五絃於妙指俯仰自得游心太素善曰太玄大道

日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
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嘉彼

釣叟得魚忘筌
善曰叟老也得意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
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

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善曰向曰郢人善

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善曰向曰郢人善

運斤二人自相知其道至妙而郢人以泥漫其鼻匠石以
斤斲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此

力斲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此

力斲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此

道之至妙今秀才與我得道相信如此
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善同向注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善曰舞賦曰夫何嘒嘒之閑夜微風

動桂開組帳高褰良曰往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

日幕人掌惟帟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旨酒盈樽善本莫

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閑賢豪爭交歡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御用也鼓亦彈曰善曰仰慕

同趣其馨若蘭向曰仰慕秀戈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

注曰趣猶意也易曰佳人不存善本能不求歡平善曰

才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求歡佳人謂秀

贈山濤一首五言

司馬紹統銑曰藏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

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

蒼蒼椅桐樹寄生於南岳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彪自記

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

侵也呂氏春秋曰若史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

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

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驚

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

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栖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特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

見迫東

翰曰今絕於代人所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偬迫

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相顧牙曠不知我音亦不我錄

言堪為琴瑟雅器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

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

石之齊見櫟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

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焉得成琴瑟

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

何由揚妙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

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冉冉三光遲善本

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遲善本

逝者一何速良曰冉冉漸進見三光日月星也言漸進而

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舍吐陰陽中夜不

而章三光計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

能寐撫劍起躑躅躑躅不進良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日躑躅仕足也躑躅與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銳曰孔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哀年命

知促志願從仕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

門作法孔聖設周室亡司馬遷悲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

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

璞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

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善曰卞和見上文

異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翰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

暉以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善曰神龍喻濤也

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暉乃晡其視乃明

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荅何劭二首五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

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荅

為先者蓋依前賢

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也窘急也自謂拘束無暇也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繆綏儒為微纒文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憲焉可踰

韓曰纒冠纒也綏所引繼纒冠者微纒並糾繩之類憲法踰越也善曰纒綏制人同於微纒

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纒鄭玄曰綏纒並糾繩節也周易曰繫用微纒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

不足煩促每有餘

銑曰恬曠閑暇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善曰恬曠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

良曰貽遺娛樂也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貽爾詩雅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愉樂

穆如灑清風煥

善曰若春華敷日

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不若春華布色善曰毛詩曰吉父伯頌穆如清風淮南

子曰猶條風之時灑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

自昔同家於今比園廬

向曰同寮比園廬謂並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

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筴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注曰園衰疾作夕近殆辱善本作庶幾並懸輿翰曰衰廬舊宅也

近於危辱之聿將欲庶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與車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久將暮已已衰老也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散髮重陰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抱杖臨清渠

銑曰散髮言不為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善曰鍾會遺榮賦

日散髮

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

直魚向曰屬傾也儵小魚也善曰詩毛曰耳屬

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佐也毛詩曰鶯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衙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

魚出遊從容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良曰餘日謂殘年是也桑榆日晚亦比

年老之稱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若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卿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

已見上文

已見上文

已見上文

已見上文

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

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

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

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

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濟曰人

曰群生和而萬物殖有異緩速各殊靜緩躁速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

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

彌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識志不在功名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

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

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所經楚辭曰謨虛靜以恬愉黍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翰曰黍辱君祿蠲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幸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

洛神賦曰道長苦智短貴重困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

日既西傾道長苦智短貴重困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

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

不就也貴求也善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

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

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周任有遺規其言明旦清銑曰

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占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

明且清也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占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戒夕惕坐自驚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車也君子

自謙此小人若重位為我戒也惕猶懼也善曰周易曰

負且乘致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是用感嘉貺寫心出

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向曰賜賜誠志也言華威

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傾

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効所贈是故發茂先則
雖章句溫麗而人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
善曰威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觀益腴西都賓曰啟發篇
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
者博學多聞善篇章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
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一者代謝殄馳周易
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

不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論
側習習容風毛萇詩曰習習和舒之俯臨清泉涌仰觀嘉
兒揚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溫和

木敷濟曰敷布也春水初泮故泉涌正可臨翫嘉
木布其華也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周旋我
陋圃西瞻廣武廬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
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

故曰廣武廬廬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既貴不忘
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

儉處有能存無也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
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

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在昔
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同班司今者並園墟銑曰昔曾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
善曰同班司已見華答詩

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翰曰偕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
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
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著濟曰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躑躅也奚用遺
善曰韓詩曰揆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形骸忘筌在得魚向曰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
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
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得魚忘筌
見已上文

贈馮文憲遷斥夜丘令一首

善曰晉百官

集云文憲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
關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代

善曰本時文惟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是晉道也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受命自

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天奄有黎獻詩曰奄大黎衆獻賢也善曰謂武帝也毛

善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善曰晉武帝也

閭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

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善曰謂惠帝

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

太宮東簿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

以聖閭闔故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奕奕馮生哲門允迪

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奕奕馮生則文憲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人

道而為太子洗馬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

奕奕尚書曰允迪歌德謨明弼諧孔

安國曰迪躡也言信躡行古人之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鏤

良曰保安靡無鏤盛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予

則焉生也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

日鏤德懿和之風

邁心玄曠矯志崇邈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

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遵彼承華

其容灼灼

善曰毛詩曰灼灼其華

灼灼其華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有命集

人故云此也

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

有命集

止翻

善本

飛自南

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

翻飛往南

有命既集又曰翻飛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良曰如鳥出於

幽谷之中相與

惟鳥又曰飄風自南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

有命既集

又曰翻飛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良曰如鳥出於

幽谷之中相與

惟鳥又曰飄風自南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

有命既集又曰翻飛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良曰如鳥出於

幽谷之中相與

惟鳥又曰飄風自南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

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

善曰謂俱為洗馬也

藏榮緒晉

書曰楊駿誅戮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幽谷遷于喬木

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其三

善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

心謂得意忘言

善曰映猶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類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

有類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善曰類者并千載一彈

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

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毛詩曰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有類者并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并見也并皮外也彈冠已

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并亦冠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也故通言之類立縈切與陸同昔

斷金石氣惠秋蘭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群黎未綏帝用勤止

王貢之歡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言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好也綏安勤勞止辭也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西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寶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

廣雅曰曠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

曰文王既勤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里之職謂縣令也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盛稀則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善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

和其政哩使片丘之人是謂紀綱也善曰尚書僉曰垂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

以網罟喻為政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其五

北對答聞揚天子之美祉美也善曰毛詩曰乃疇昔之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眷北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游好合纏綿良曰纏綿密兒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好庶謂高蹤恩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好庶謂高蹤恩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

好庶謂高蹤恩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借日未洽亦既三年

常假日而游尚未為足亦已三年也善居陪華幄出從朱

輕銑曰居謂常在朝之時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

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

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輕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

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連迹而又同塵也

善曰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

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良

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良

也項領駕木項上也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導塗遠蹈騰軌高騁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善曰

玄考功記定也慶雲扶質清風承景良曰景影也言如慶雲

日軌謂轍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求其七善曰良曰邁行求長

雅曰賀軀也否泰有善本作殊窮達有違良曰時陸公免官

懷人毛萇日懷思也否泰有荀字殊窮達有違居家故云殊違也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官子曰汝造

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佐曰違異

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翰曰與子少壯時國官故云春華

泰殊疏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

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朔陸善本作垂濟曰逝往陟外朔北陸

邊謂片丘也善曰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

高岡朔垂片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非

善本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

作悲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荅賈謐一首四言并序善曰王隱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作洗也魯公善本

二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善本無東宮積年向曰賈謐仕

太子謚食封於魯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余出補吳王郎中

令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甫官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

以機為郎中令也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

郎中兵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善本有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善曰伊惟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先天造物景命是膺善曰

是當乃為人主也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

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降及群后迭

毀迭興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

遞迭更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邈興邈廢能者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監尹釐謂予西

日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

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善曰韋昭曰國語

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群雄分其土地善曰韋昭曰國語

注曰季末也皇綱不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廟帝絃恢皇綱

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火善本辰匿暉金虎曜善本

作質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

虎相薄則有亂兵故火辰藏暉金虎曜質謂漢亂也善

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

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雄臣

馳驚義夫赴節善曰英雅之臣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

聖哲馳驚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善曰解嘲曰世亂則

才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

氏傳曰會于**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平向曰廢無泯平也
 非國不泯毛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平向曰墜落曾則也景
 莫日泯滅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
 則不可振而起也善曰丁德禮寡婦乃眷三哲俾又斯民
 賦曰日躔躔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又斯民
 又理也善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
 咨有能俾又孔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土安患難改漢物
 安國曰又治也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土安患難改漢物
 制承奉天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
 天統受茲有魏即宮天邑向曰受於即就官居也言於此
 物也善曰禮記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吳寶龍飛劉亦岳立
 尚書曰周公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吳寶龍飛劉亦岳立
 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
 諸侯之立也云吳寶龍飛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
 忘本也善曰東京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戢藏也俎豆禮
 賦曰乃龍飛白水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戢藏也俎豆禮

器也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服尚禮也善曰毛詩曰載戢
 干才毛莫日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其四銳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
 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凱同古天厭霸德黃祖善本告釁
 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霸德黃祖善本告釁
 許觀銳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
 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
 厭周德矣千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
 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
 釁兆也言獄訟違魏謳歌適晉翰曰言史獄定訟謳歌道
 有禍兆也言獄訟違魏謳歌適晉翰曰言史獄定訟謳歌道
 適之也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
 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
 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
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去濟曰魏帝禪位於晉封魏帝
 日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奉皇帝庸民
 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庸民

稽顙三江改獻其五 號曰庸岷蜀也三江吳也稽顙改

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善曰庸岷蜀境也庸

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善曰庸岷蜀境也庸

土曹府君陳寶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

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其向曰言對答揚舉天人之事有

之濱也善曰對揚曰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祐福也

公太宰光翼二祖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

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為輔弼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

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為太

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誕育洪胃纂戎于魯其六良

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長子即謚也纂繼戎大也武帝封謚為魯公故云繼大於

魯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阿南尹母賈充少

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

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

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

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我祖考鄭玄曰戊汝也毛

詩曰俾東朝既建淑問峨峨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

侯于魯也峨峨高兒善曰謂愍懷太我求明德濟同以和向曰我

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土事同心而和穆也善曰

謂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予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滌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

魯公戾止衮服委蛇使何銑曰言賈謚至止衣冠委

也善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思媚皇

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委蛇委蛇

儲高步承華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

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

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文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及子

云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

及子

棲遲同林異條

銑曰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

而貴賦殊隔故曰異條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年殊志比服殊

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

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

并也說文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

已二秋也

祗承皇命出納無違

無違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向曰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

微紫微天子宮也

善曰蕃朝吳

外降秘閣我服載暉

翰

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善曰謝承後漢

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

將天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念

昔良游茲焉求歎

平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

日潛輝毛詩

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濟曰魯公感此分

謂詩筆也

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本作

其十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此蓋言魯公高文如玉之

美如蘭之芳

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

惟漢有

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

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

踰境此言物之有變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

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民之胥好猶善本作狂善本厲聖銑曰

也猶狂之心厲以作聖言相戒使我猶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善曰爾雅

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一毛詩曰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大命善日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 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

良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濟曰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

躬詩曰舉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

與兄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爾又婉孌力居人思紆鬱游子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情

良曰婉孌深思兒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兒善曰方言曰婉孌歡也婉與婉同占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

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明發

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越渙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

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林萬始

並亭佇巧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良曰佇立巧看遐遠景歇名也言揮袂與士龍為別猶

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善曰家語孔子曰南歸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

慙永安北邁頓承明

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歸也慙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善曰毛

萇詩傳曰慙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弄予言求安亭有兄

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弄予也軌跡也善曰毛詩曰棄予如遺也俯仰悲

林善本外字薄慷慨含辛楚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

為辛楚泣血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也善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

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故將歸樂循其洲渚也善曰

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能進行亦如我不能進行善曰

之志樂於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

詩曰鴻飛遵渚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

此詩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嘒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

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善曰爾雅曰大火謂

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

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

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

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

望舒月御也畢星西方宿故云金彪也謂月著于畢畢星

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善曰

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

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

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迂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

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朝游忘

惟曰迂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輕羽夕息憶重衾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善曰輕羽謂扇也傳毅有

羽扇賦衾已見上文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綿思

亂兒並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善曰本且深良曰蕭牆院落

之牆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向曰

也聲音謂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善曰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善本城夕息旋直廬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

直宿曰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翰曰宵夜激震也電光

廬也楚辭曰迅雷風烈必變玄雲拖徒朱閣振風薄綺疏良

楚辭曰麥驚雷軼駭電兮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豐注溢脩雷潢潦浸階除多也注

雨水也脩高也潢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

高簷之雷黃潦又浸於階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

字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隍結不解通衢化為渠向曰結不

開也衢沈善本稼湮梁穎流民汴荆徐翰曰稼謂田苗也

道也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汴水上於荆徐二州善

名也日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汴向也荆

徐二州春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濟曰機平吳人其鄉國

懼波已為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善曰毛詩

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玉使

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 翰曰晉百官各云顧

思之故贈此 詩善同翰注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向曰肅嚴邁遠也善曰周易

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右改授撫南裔

善曰藩右吳王也顧氏譜曰秘為吳王即中令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求碑曰遠鎮南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

役南有五嶺之戎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并延壽懸旌萬里之外遠

續不辭小立德不在大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

為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功而大庇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

凌巨海猶縈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

難也善曰古辯異博遊曰衆星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

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旆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其歸旆異相見也此

旆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善曰

陸士衡

孤獸恩故藪離鳥悲舊林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

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之見善曰漢書薄昭與勢鬣谷水陽婉孌岷山陰善曰

似見不明之兒婉孌好兒谷水崑山並吳地山水思之勢

鬣若見其在於目前也婉孌存思兒水北曰陽山北曰陰

善曰楚辭曰時勢鬣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塩縣東

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崑山

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縻沈

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魄魄懷於吳士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善曰老子曰載營魄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離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神曰心之精爽是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齊多福以安愈毛詩曰願言思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子穆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翰曰言感被歸塗艱難謂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慕深也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善本作向也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伯之鳥且有悲聲況人豈無之也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 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慘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慘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善同良佐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向曰躋外峻高玄深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

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為終朝理文案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

薄暮不遑眠

善本作瞑銑曰遑暇也善駕言巡明祀

致敬在祈年

翰曰此機從萬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

記曰并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風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田濟曰時晉有春王固天子游焉逍遙春王固躑躅千畝行兒時天子藉田躬推千畝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

官有春王園躑躅與躑躅同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銑

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迴渠曲渠也東西為陌南北為阡扶者言水在阡上若嘉

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善曰

余固水鄉士惣轡臨清泉

善本作淵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善曰水鄉

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戚戚多遠念行行

遂成篇

良曰戚戚憂也善曰楚辭曰君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

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也善曰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

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上濟曰緇黑色言塵染衣黑善曰

毛萇詩傳曰緇黑色

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

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

起

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沈滯而不起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旦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

我心歎沈難剋與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

善本江記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

東南有思婦長歡充幽闥

向曰此詩代客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闥也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

末

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則彥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

期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良曰游宦子仕於中朝脩長形影參商卒音息曠不達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銷息曠

絕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閔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賭離合非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

有常辟彼紘善本與苦弓紘與籍苦暫著紘乃釋遠去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願保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苦拈會也與弦會

金石軀慰妾長饑渴翰曰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熊一首五言 翰曰文熊為片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及承華並

已上文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善曰班

固漢書曰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善本無此仁句向撫翼俱起

為洗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則思文熊善曰所

欽已見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

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

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向曰朔北也悠悠遠猶迥闊也善曰馮在片丘故云朔

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

心善曰古詩曰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良曰臨川結謂晨風懷苦心

之七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善愧無雜佩贈良訊代

兼金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猶戒也善曰

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夫子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

茂遠猷款誠寄惠音翰曰夫子謂文選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也善曰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毛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恩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溺焉傷別促向曰怨憂心也善曰論語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怨焉如擣

方言曰擣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怨並奴的切曹

子建送應氏詩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

為東峙善本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

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濟曰慷慨歎息

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

勸者之言多感徘徊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非服翰曰具與戀居者之志彌生

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善曰毛詩

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艱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

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四言

潘安仁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於云銳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

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翰曰與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

八卦以成文字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茫茫九有區

域以分

其一 濟曰茫茫寬廣見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

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見也 神農

更王軒轅承紀

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統紀 善曰史記曰輕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

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 善曰黃帝畫壘分州得百

子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衆子也衆子謂黃帝有九

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十 夏勢既襲宗周繼紀 襲因

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 善曰 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 帛縣瓜狀徒

六國五峙

其二 韓曰縣縣不絕見瓜狀瓜蔓也言六國

瓜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善曰 秦兼并吞滅四隅 疆暴

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 善曰 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

也秦兼六國四方也 善曰 反於樞高誘 子嬰面櫬漢祖應符 善本一作膺圖 良曰子

曰隅猶方也 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

也 善曰 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東 靈獻

京賦曰高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靈獻

微弱在涅則渝

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

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

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跋孟子章句 三雄鼎足孫啟南

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吳其二 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啟開也 善

曰其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

說韓信曰方今足下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帝號善曰吳志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勝儻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大晉統

日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晉序曰吳楚駒 天仁風遐揚 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典引曰仁偽孫銜璧奉土歸疆良曰偽孫謂銜璧而風翔于海表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口銜也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潛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鳳也善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翔也善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也長離云誰咨爾陸生善曰毛誰之思又曰鶴鳴九臯猶載厥聲聲聞天詩人猶記之哉咨爾殷商鶴鳴九臯猶載厥聲聲聞天詩人猶記之哉猶記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況廼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希旌招賢之飾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表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儲皇之選實旌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

簡情良

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良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良

南來也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向日曜藻君也毛詩曰我來自東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向日曜藻

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善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未鞞環濟要

略曰鞞以如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象裳色

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

其道德藩岳作鎮輔我京室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之芳也

吳機為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關鎮我北壚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

輔旋反桑梓帝弟作弼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誦弼也

善曰桑梓已見上文作或云國官善本清塗攸失向曰或
 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自太子洗馬出為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善曰漢書
 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
 舍天子而仕者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洗然肅敬之兒
 侯故謂之左宦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善曰莊子曰庚
 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
 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廊廟惟清
 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
 俊又是延向曰又理延進也廊廟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
 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
 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
 俊又在官鄭玄周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濟曰機從吳王郎
 禮注曰延進也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齊總群龍光讚納言
 吳國遽為此官善曰方言曰擢拔也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轡以明
 出納天子之言也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楊雄河東賦曰

建乾坤之真兆乃將悉總之以群龍韋昭曰此羣賢也尚
 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陸為郎故曰光讚也鄭優游省闈珥筆華軒其八向曰
 玄周禮注曰贊佐也殿上曲欄也珥執也言閑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
 也善曰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寶憲曰珥筆持
 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謚昔為
 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善雖禮以賓情
 曰左氏傳臧昭伯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步舞韶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
 鼓樂以自嬉娛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
 曰鞞小鼓也尚書曰蕭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
 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向曰脩長朗自我善本離群二
 周于今銑曰謚與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善曰
 今三雖簡其面分著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而別分
 年義之理明于深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
言子超外實歡慰我心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序曰在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善曰毛詩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層益山海經注曰層立德之柄莫匪安善本恒號曰言立德推重也慈登切
常也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奇澄協韻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善曰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枳枳皆志
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

出仕位至太常卿善注同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陵為東南音時之美也善曰爾雅

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子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顯允陸生於今妙儔鏡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札邑也

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振鱗南海濯翼清流翰曰南海謂吳也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也故作者單以鱗翼隨事宜以

用之也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詩

日濯翼娑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麗陵高梯娑娑容與皆游放之貌善曰答賓戲曰娑娑乎術藝

也娑娑容與皆游放之貌善曰答賓戲曰娑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史也能三玉以瑜潤隨以光融良曰瑜土上美

墳五典八索九丘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加學亦如之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

拚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乃漸上京羽善本

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羽善本

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善曰玩猶愛也祢衡顛子碑

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向曰漸

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冰之彌廣挹

之彌冲其二銑曰冰游廣遠善曰毛詩曰漢之廣矣冰之游之

毛萇曰潛行為冰日又挹也老崑山何有有瑤有珉韓

子也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

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經漢玉產崑山此三

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

者又曰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為太

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

近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

仕東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

具惟帝臣國語子涉素秋子登青春良曰素秋喻老也青

日近臣盡規素秋喻老青春喻少年也善曰

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愧無老成厠彼日

新其三德日新者謂機也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新

刑周易曰大畜剛健刑實耀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良曰祁祁衆多

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即中令故云爾穆穆伊人南

國之紀善曰毛詩曰穆穆伊人又曰滔滔帝曰爾諧惟王卿士王也卿士即機也

江漢南善曰尚書帝曰俯俸從命奚恤奚喜其四翰曰俯俸屈身也言

爾諧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

也凡五聖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日

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善曰周禮星陳

夙駕載脂載轄良曰星陳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

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

澄莫饗孰慰饑渴謂其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兒二宮

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善

日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

饑渴待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

賢也香草以喻文章之美今子徂東何以贈旃翰曰徂往旃

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寶玉也璵璠

豈無寶玉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善曰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璵璠美玉也彼美陸生可與晤言言六良曰陸機之美可與

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

潘正叔

憲善本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銑曰憲子賤子奇並古良

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

治亶文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

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密子密

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

返日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

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桐鄉建

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桐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武城宰**弱冠步鼎鉉既立寄**善本三河良曰年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摘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

人爵多銑曰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之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羣賢合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成於國也善曰崑山出玉已見上文

天階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二皆撫亡義之道舉望大子之左右

膏蘭孰為消善曰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濟治由賢能如來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燦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孰

誰也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吊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王侯厭崇禮迴迹清

憲臺銑曰王侯謂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

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蟻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蟻烏

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翰曰蟻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

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善曰周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

往大來吉郭璞方音注曰尺協心毗聖世畢力贊康哉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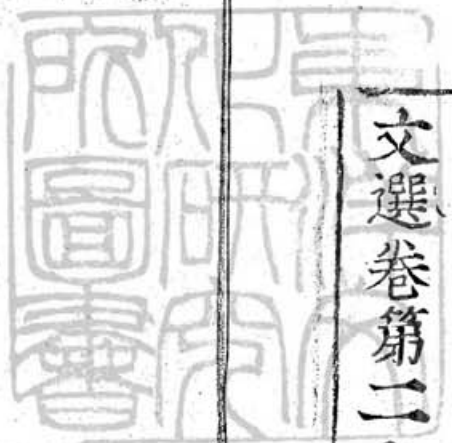
蟻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風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

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

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

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